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寫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時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習交爭憤死化為楸栢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恬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微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為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子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不謀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 魏 伊秀 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思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意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辟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關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違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本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踈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

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為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淺淺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舍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

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善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過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為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參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為君子則道德散而為仁義禮樂又散而為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

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齎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已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摺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疑仁義欲矯枉以歸真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

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窈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

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惠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及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與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擊時天地則四時常若有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天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為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濛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為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為其所欲為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為天下裂學者之不章也

腐齋云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為天下裂是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

於家數中鄉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孺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為正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為宗至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熏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為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為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為百家眾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為而自為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為天

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拘己能以有所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為非為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本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政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資已陳之芻狗治其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沫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憂爲字欲爲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 褚 仲 勇 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開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沈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較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澹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非無版脛無毛沐甚雨柳疾風置萬國高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藁楮爲衣跣躄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矯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者備太過太循不復度東所能也物不足則關今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關爲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則恐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